

T5235.4/4245(19)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蘇庠吳紹陵玉繩重訂

策

省費用

子瞻論節財處甚工而所舉郊之賞與夫宮觀使及都

水監數者蓋冗員之一耳子瞻必有忌諱而未盡之說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

原  
逐段說去

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

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

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



此篇造語頗平

此等設喻極有生色

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則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

川本朝配  
八前既詳  
此處只宜  
畧畧點過

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主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二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



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  
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  
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  
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官酒  
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  
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  
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  
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  
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  
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

廣取

稅、鹽、輸、上、收、

極、好、

何、等、頓、挫、

轉、

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  
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  
而不敢去三歲而郊碎叙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  
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  
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  
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  
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  
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  
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  
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

官、觀、之、便、相、

如、賞、祠、廟、吏、祿、

如、

治、河、使、



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  
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  
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  
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  
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  
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蓄材用

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治兵治兵固一說然其本  
尤在君相之一心與一氣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  
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  
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  
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  
可狎者至於鰍蜃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  
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  
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用之



以上論無才以下論有才

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不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聯上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

**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



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  
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  
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  
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  
之於言語婉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  
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  
人耳薦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  
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不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

今無新兵  
疑自一隊  
耐始

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  
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  
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  
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以治兵考將才乍看似書生之見疎然考試之道

亦惟有此審觀之亦果可用行文分明只是試以

治兵一句前面却從無才嘆起何等宕佚於蔚蔚後

面反將先求之以武舉方畧之虛名起鼓盪半篇中

畧帶後寔意即透此抽接後說出治兵主意又取

變化如意



〇〇〇

練軍實

訓兵法二  
策別十六

欲為擇兵而募而又限以年

精悍之識博達之才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

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

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

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

無跡

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

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

幸、搭

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

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



說得透矣

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  
亦以兵有節制之故  
 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  
 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  
 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  
 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  
 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  
費用  
 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  
 之間勇銳強方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  
 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  
 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

殺人費財 二事入得 錯綜

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  
 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  
 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  
無節制

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眾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  
 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  
 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  
 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  
 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歲以  
 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  
 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

當鄭公集 流民五十 萬而為 兵



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為

此法可為募民掠兵

五十已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

法

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

零碎收拾打成一片

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

相應處極是組織然

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

不見一線

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

索

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

虐刑曰

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

五節是散

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

說六節是

損說信手

拾來頭頭是道

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

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

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

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

既入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

憂矣

此等文須看承上聯下字眼

通篇只是費財殺人二意於他出沒無端

以文不測處生如龍蛇不可把捉而其議

通達洋透而可用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  
 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養是故其民安  
 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  
 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為  
 鄰里告許之俗當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  
 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  
 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  
 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

勸親睦

三代之遺言深見而文亦爽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  
 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養是故其民安  
 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  
 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為  
 鄰里告許之俗當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  
 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  
 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  
 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



唐荆川曰  
與類濱民  
政一同

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  
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  
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則其所賴  
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  
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  
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  
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

全錄 礼文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  
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  
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  
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  
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  
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  
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  
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



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進步

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注和



均戶口

文甚疏邈其欲使天下之宦遊者徙之荆襄唐鄧許洛  
陳蔡之間其說難行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  
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  
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二代之制度地以  
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  
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叙俗事極疎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  
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  
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



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眾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强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

不均之由

粟時舊有  
訛矜恤流  
亡之政而  
今則無矣

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眾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立○柱○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



今亦宜徙  
民山東河  
南之間

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徂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麓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較賦役

與今江南賦役之患不同今江以北戶止開石數而不  
及田之畝數正如此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

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

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

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

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基僥

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少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

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息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

此與馬端臨之說合  
造語互見

病根



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奸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即今產去糧存之患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

稅法之弊

又一項

造語互見

丈量之所難行  
按契考賦之說迂疎未明

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眾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



賦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

蘇宋時稅契法甚嚴

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

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

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

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

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

此法今不可行

者貿易之際為奸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

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

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

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〇〇 去姦民

論利害處刺骨

原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

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

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

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已。了。又。起。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

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

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

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

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

其



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  
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  
下有奸民之患若此黨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  
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  
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  
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眾  
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  
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  
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  
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替以次輕之其下罪

周時德實  
寬而法實  
嚴

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  
苦其鄉之民而未入于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  
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  
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  
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  
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  
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  
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  
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  
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



即今訪察  
鳳閣以蒐  
家右點猶  
作奸犯法  
之人

結歸天下  
大私害處  
便聳動人

漢之陳勝  
吳廣唐之  
龐助黃巢  
之類

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  
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奸則一  
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重則雖  
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再原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  
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  
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  
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  
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一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策

倡勇敢

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  
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戰以勇為主以氣為决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

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

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

得以備言之失倡者何也先提倡者倒氣之先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



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

井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得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

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



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得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

今邊將破  
盧全賴家  
兵

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唐荆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術倡私之意原一。串看他分三段。述又相聯處如

浮雲染空。琉璃映月。粘若無跡。脫若無縫。神

哉如後之知



定軍制

經國之言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

不可復追矣一〇口〇說〇破〇主〇意〇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

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

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

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

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

壁切



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  
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

唐荆川曰  
與穎濱民  
政四同

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好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禁示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

兵出戍之弊 第一節



宋兵聚而食故弱而又驕

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間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

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

第三節

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

有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

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

痛切

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

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

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

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

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

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

遽不如禁兵耶收效天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

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

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戍禁兵不如募土兵今歲戍延緩之兵以衛薊遼無策

之甚者

只不用州縣屯戍之兵則禁兵之在內者自省矣



○○ 教戰守

宋之嘉祐間海內狃於晏安而耻言兵故子瞻特發此論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



年之後甲兵雖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

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

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

靡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

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

天下之勢譬如以譬喻為正論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

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

故何也大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

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

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

叔住纒入  
今時之弊

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  
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  
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  
以剛健疆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  
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

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

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

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

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

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



子瞻於落  
材用則為  
治兵之說  
於教戰守  
則為都試  
之法二者  
參而行之  
方得兵用

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  
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  
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  
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  
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  
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  
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  
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  
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  
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

本題處置

又推一意作結  
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  
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  
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一篇中相呼應處真如常山蛇勢



策斷上

順敘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法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

客



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

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

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

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

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

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

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

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

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

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

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

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

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

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

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

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

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

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

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

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

深切

古今以來名言切弊

蘇文



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  
 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  
 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  
 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  
 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  
 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  
 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  
 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  
 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  
 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

與唐太宗事重

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  
 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  
 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  
 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  
 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  
 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  
 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  
 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  
 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  
 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

與秦事重  
却是作文  
游術之法



此中須費  
多少處置  
却抽出在  
後兩篇

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  
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  
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  
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  
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  
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  
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有一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  
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  
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  
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 策斷中

此文論大小情事刺骨

主

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

客

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

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

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

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

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

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

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



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論敵勢甚精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

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



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

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蘇氏父子之論虜情一一深中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  
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  
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  
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  
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  
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繪  
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湏裘之堅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而垂旒。

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

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

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

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

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

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

傑。問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

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

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

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

化、兩層、甚變、幻、波、瀾、



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  
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  
丹白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  
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  
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  
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  
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  
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  
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

漢陽開士云

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  
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  
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  
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  
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  
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  
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  
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  
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  
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



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  
 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  
 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  
 思內拊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  
 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藪也彼僭立四  
 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  
 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  
 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  
 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  
 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

此三轉尤妙

深中

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  
 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  
 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  
 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荆川曰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二終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閣叔 著重訂

序傳

范文正公文集序

此作本以率意而書者而於中識度自遠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其  
 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  
 之見於怒者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長公乃歐文忠公極得意門生此序却亦不負歐公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sup>天</sup>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巳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



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益不至此也蘇、長、公、往、往、空、中、生、情、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

歐陽公却

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

出賈誼上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

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

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

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須從此處感慨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確論

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

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

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

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



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  
 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  
 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  
 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唐荆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  
 也

田表聖奏議序

不為囁刻之言而文自達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  
 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  
 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  
 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  
 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  
 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  
 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  
 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



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  
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  
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  
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  
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  
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鳧繹先生詩集序

非公着意文却亦澹宕而有深思云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  
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  
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  
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  
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  
將散矣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  
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

引到文集上



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世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大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公與張方平最相知故序其文亦相知之深中種種當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



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頽然已有公

何等文字

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

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既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

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臧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

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

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

行乎不得已非斬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

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明矣或用或不用而

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

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

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

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

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

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

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

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

信岩

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

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王定國詩集序

蘇長公文不着意結構者多

一篇生情處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

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

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

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

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

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

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

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



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  
 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平余然後廢卷而  
 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  
 作詩幾百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  
 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  
 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  
 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耗耗焉真  
 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  
 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從不怨中來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勤上人之詩必不足傳而長公却於歐公之交上作

烟波議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  
 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  
 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  
 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傑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  
 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



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蔣之奇輩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容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于汝陰予哭之于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將無作有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

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子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水丘秀才序

所思遠而文亦道俊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為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槩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



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 方山子傳

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

高領袖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  
俠氣未除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

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說○姓○名○

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

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

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



本沒緊要  
事却叙得  
澹宕有神

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  
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有此二轉方好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何等悲壯一世豪士今幾日  
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  
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  
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息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  
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此篇三蘇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煙波生色處往往能令  
人涕洟故錄入之此文却極似贈序之最佳者

### 陳公弼傳

子瞻嘗自謂平生不為行狀墓碑大較叙事文其所短  
也此傳亦摹史漢而得其什之二三者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  
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

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

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

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嚴實諸法一縣大聳去

為雋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

...



其重罪映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不處會公築縣學映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須西門豹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有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

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嚴而不殘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

兵威之嚴

兵之虛聲



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  
 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  
 民族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  
 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贊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  
 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  
 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  
 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望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  
 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  
 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

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  
 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  
 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  
 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  
 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  
 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  
 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  
 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  
 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  
 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



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

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

以正民為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

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

為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

且以守倉庫人為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

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

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

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

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

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人九月而去其三之二

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

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

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

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

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元

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

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

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

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

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

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



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  
 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  
 悉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  
 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  
 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王契  
 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  
 懼則虜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  
 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  
 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  
 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

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

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

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

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

十二篇辨鈎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

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

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

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為急輕財好

施畧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

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



第當陰補間第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與軾之先君子  
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  
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  
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  
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  
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  
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  
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  
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

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  
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記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澹宕不收之音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

注意仁

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

廟上却太疎

最圓轉

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

世經人結譯錯

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



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  
 下有道之世懽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嫗稚子外  
 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  
 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  
 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  
 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  
 所賜公端斂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  
 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大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  
 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  
 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并宗及王所見者皆當聳然  
 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  
 薄或由也夫

唐荆川曰小題從大處起議論

蘇文忠作詩記如唐人作春江花月夜詩將題  
 目夾雜寫出蔚然渾然其才不可一端摹擬  
 如此



南安軍學記

此等文軸多澹宕不可為法考年譜乃安置儋州時所作

古之為國者四并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

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

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

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

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

宋文 卷二十四 三



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  
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  
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  
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  
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  
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  
又曰在泮獻誠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  
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  
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

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  
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  
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  
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  
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  
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  
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  
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  
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  
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



非此一結  
則不成文  
矣

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  
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  
未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  
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唐荆川曰蘇文本尚馳騁而此作尤渙散不肯受約束  
然惟長公可耳歐曾集內無此也

醉白堂記

魏公勳名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思特遠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  
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  
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  
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  
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

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  
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而留之



叙得魏公  
有分曉

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入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

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

又一轉

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要知此文不是揚韓抑白，亦不是屑將韓白比量，只是



借白形。韓意中帶下。萬分鼓舞形容。韓公之盛德。大業耳。介甫優劣之言。尚未痴人說夢。

墨妙亭記

却有一種風雅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



東坡於古  
今廢興處  
往一感慨  
如此

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  
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  
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僮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  
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爲記  
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特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  
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  
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人之惑而莘老  
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  
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  
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

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  
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  
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  
其名物於左云



墨君堂記

東坡滑稽之文篇終却少歸之於正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  
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  
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  
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  
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絜博習  
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  
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  
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談亦未至若



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殖  
 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  
 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  
 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  
 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  
 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  
 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靈壁張氏園亭記

無他超遠卓犖之識而風神亦自典刑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厭凡八百  
 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蒼  
 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  
 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  
 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  
 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  
 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



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

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王君寶繪堂記

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



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

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唐荆川曰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李君藏書房記

題本小而文旨特放而遠之纔不鮮腆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  
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  
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  
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  
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  
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  
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



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  
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  
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  
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  
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  
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巷之僧  
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  
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  
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

收治前發  
議來

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  
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  
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  
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  
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  
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

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

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

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

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

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

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

客

暗照

客

轉妙

轉妙



鮑文 卷三十四 其  
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  
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  
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  
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嘖曰學書者紙費學  
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  
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  
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  
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  
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鑒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 放鶴亭記

疎曠爽然特少沉深之思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固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

論得



非坡翁胸襟不能為此言

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開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翾然飲翼婉將集

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于飲酒放鶴亭復得此趣与所謂嬉笑成文章也



○○○文與可畫筴管谷偃竹記

中多詼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蠅蚶以至於劔拔

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

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

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

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

蘇文 卷二十四 規 忠



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  
予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  
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  
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  
鞮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  
以書遺舍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鞮  
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  
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  
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  
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子尋竹月落庭空影

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  
老焉因以所畫筍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  
勢筍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筍管谷其一也  
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  
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  
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歿於陳州是歲  
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  
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  
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字懸解胸中眼不畫然電裂其諧處皆具禪處

子盧父



予論子瞻文學者間以近日夏元昌評本為批獨此篇  
評語五句予取其前二句然後又云其諧皆其禪也予  
謂此文雖茅先生亦以為恢諧而元昌乃謂其諧皆禪  
然子瞻前路已直自注脚矣若以為禪便須更向  
元昌劃然電裂作麼生也

針線處畧似子長天机活潑處全是莊子

石氏畫苑記

中多以文為戲然亦自是佳品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  
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  
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  
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謬  
謬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  
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  
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  
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歛之無難



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  
 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  
 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  
 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  
 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  
 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  
 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四終

附鄭公以見非其罪處

子由却賤畫



